

## 荒地上的协奏曲

□ 陈鑫

单位停车场一墙之隔是一片荒地。

关于这片荒地,其实历史并不算久远。前几年这里曾是座工厂,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和规划调整,厂区从老城迁往道路更宽阔、配套也更完善的新城,原来的地块便暂时闲置了下来。

对于这样一片再普通不过的荒地,起初我并没有给予它过多的关注。也就是在刚开始那阵子,偶尔会和办公室老刘站在楼上,一边俯视空旷的窗外,一边指点江山,畅想这里以后的发展。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经意间,这一片水泥灰的空白格子竟兀自生出了许多野树。一开始是东边一小片、西边一小片,稀稀疏疏,然后渐渐地,手拉着手,居然连成了一片,只是大多数的树都叫不上名字。虽然聚在一起数量不少,但都是瘦瘦弱弱的小苗株,不分彼此,很随意地间杂着,随风轻轻俯仰。

春天的时候,林子里有些野槐树开花了,当然,也只有它们在它们开花的时候,我才能大致认出这是槐树。雪白的槐花或串成串地挂在并不粗壮的枝条上,饱满地压垂着,倘若离远了乍一看,倒显得花比叶多。天气晴好的时候,住在附近的大爷大妈们便经常挎上篮子,或拎个塑料袋,赶过来摘槐花。



## 两棵梧桐

□ 孟新海

我幼时曾住在上海静安寺地区的石库门弄堂里,印象很深的是,弄堂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梧桐,另一棵也是梧桐。

有相识的外地文友来上海,我陪他逛遍了上海的市中心。他感叹不已,说上海的街道马路两旁全都是梧桐啊。我很欣赏这句话,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爱的梧桐,我幼时所在弄堂口的那两棵梧桐吧,这是数年前的事。

弄堂里的生活依旧,弄口的那两棵梧桐依旧。我右手的那棵梧桐无声慈爱一个无论离家多久都能步行而归家的妇人,我左手的那棵梧桐却如一个素来缄口,不臧否世事,身躯凛凛的男子汉。日月星辰流动,抚慰了弄内的民众,也赋予了弄口这两棵梧桐状如夫妇的外貌。街头没有水口,弄内也没有植物学家,没人来照顾它们,它们就是活得安然如素。日光晒不干它,风也吹不倒它,它俩和弄口这块土地就是有扯也扯不断的随地而居,居而安神的神秘气质。

我偏爱上了自家弄口那两棵梧桐了,实际上,这两棵梧桐的两边,马路的对面,全都是它兄弟姊妹般的梧桐树,全都是由着自己性子长的,不管不顾地长着的。我和文友伫立在它俩面前。右手边的梧桐身子略向右斜去,左手边的梧桐身子略向左斜去,弄口出来的路面在两棵梧桐之间宽阔起来了。

许许多多,我从它俩让出的空间里出出进进,抬眼就能看见它俩,低头就能听见它俩在风里的呢喃和轻吟。它俩的身躯、树冠,和对面的以及左右的兄弟姊妹一样,没有多出多少的粗壮,也没有独冠高傲姿态,但它俩就是比其他梧桐高明得多。它俩对弄内居民的爱,就越来越得到了居民的爱,它们也越来越多地感悟了弄内居民们人生的一些况味。一棵树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树木像它们一样,能够和人们互动,能让一个少年在梦里屡次出现它俩的身影?

我搬家了,离开了那条弄堂。后来我来看它俩,它俩依然安卧如猫,无声如云。

弄堂里的熟人走了,两棵梧桐还扎根在弄口,寂寞可想而知。它俩的枝桠在空中书写着什么,我和文友仿佛都看见了。它俩写的是一首诗:“你来看我了,我便不孤独了。”

到了夏季,几场雨连着浇灌,土壤下的根系滋养得心满意足,整片林子便愈加茂盛起来,已然小有规模了,各种深的绿、浅的绿,一笔笔填抹在原来的间隙,最终连成一片层次丰富、色调渐变的青绿。这会儿已经几乎看不出当初残存的建筑痕迹了,那些原本没有清理彻底的碎砖残垣和水泥地面,全部被绿色周密地覆盖了。

有了这样一块绿地,工作之余,放眼望向窗外,舒缓疲惫的双眼,放松紧绷的神经,成为大家调剂身心

的好方法。受益的不光是人们,也有不少动物的身影开始出没,有些甚至在此定居安家。鸟雀们在林间嬉戏穿梭,撒在这一片绿色的背景上,就像在田野里播种下希望的种子。还有夏天里爱练嗓子的青蛙,每次下过雨后,便一定要放开歌喉尽情表演一番,似乎稍有一点懈怠就会辜负了刚才雨水们送上的“噼噼啪啪”的热情掌声。于是乎,整片地上蛙声此起彼伏,你方唱罢他登场,好不热闹。

谁也没想到,这原本的一片小小荒地,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园。不同的生命在这里,共同汇聚出一首美妙的协奏曲。

## 麻雀飞走了

□ 舒一耕

去年秋天,我曾因一次文学创作任务,到一个山村里的朋友家,寻一方静谧,安心写作。

一天下午,我写得身疲眼乏,就想出去放松一下。出得门来,我就在朋友居住的村里开始走街串巷。这里是山区,大小街道有点崎岖不平,上山山下都住着人,朋友告诉我,村子里有两千来人,在本地也算是个不小的村子了。

村子里的房屋大都依地势而建,错落有致。我边走边看,在小巷里很少见到人。当我顺着一条蜿蜒小道往东边走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到头了,路北边是一户人家,东边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沟的斜坡上生长着许多楸树、槐树等野生乔木。我扭头一看,往南走有一截小道,道西边是一户人家。门口停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大门关闭着,一扇朝东的窗户里传出电视节目的声音。我一看再往南走前面没路了,就趑趄回来准备往回走,这时我忽然听到了一阵麻雀的叫声,叫声急促,仿佛就在我身边,却没看到麻雀在哪里。我正准备往前走时,麻雀声又急促地叫了起来,而且好像听到了麻雀扑棱翅膀的声音。

于是我又拐回身来,来到了三轮车旁,

终于在三轮车东边沟旁的一棵小槐树上,发现了那只小麻雀,这只小麻雀之所以飞不远,是因为它的一条腿被一根红尼龙绳拴在了树枝上,当麻雀看到有人来时,虽惊慌失措却也飞不掉。

看到这只麻雀在拼命挣扎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我伸手捉麻雀,可是麻雀见有人捉它,就又扑棱着翅膀乱飞,我担心麻雀挣扎惊叫的声音会被屋里看电视的人听见,就加快速度。这棵槐树正好在沟边,我探身打算先把拴在树上的尼龙绳子解开,没想到绳子拴得很结实,情急之中干脆把拴在麻雀腿上的小树枝折断了,这时小麻雀带着绳子一下子飞走了,因为下面是很深的山沟,我无法追赶,无法把麻雀腿上的绳子解下来,只能任凭麻雀带着绳子飞走了。我相信它会有办法挣脱腿上的绳子的,想到这里我松了口气。



不到什么,又原路返回去。

客厅、房间的地都是水泥做的,或许掺杂了其它的,总之有些光亮但并不平整,客厅还有一张长长的竹床,我们夏天的中午喜欢在这上面休息,关上靠近的一扇门,听着外面的蝉鸣,在奶奶的蒲扇下缓缓入梦。

“咚咚咚”,老钟的钟摆左右晃着,向我们述说着时间的逝去,再细细地听,甚至能听见分针秒针走动的声响。

在客厅的两边分别有个小房间,我最喜欢往前跑,里面有台小小的电视机,它是连接天线的,在下大雨的时候总是信号不好,不过这都不影响,毕竟当时我认为前房就是代表乐趣。另外一个房间里摆放着奶奶的嫁妆,都是用木头打造的一些家具,我感觉最特别的就是那张床,它做了顶,那顶还刻了形状,四周都用木头立着,而且很高,还涂了黑色的漆,奶奶在床上没有垫棉被,而是用干枯整洁的稻草用来做垫的,我觉得十分地不同寻常,常常感到好奇,有时候想爬上去,但是却够不到。

在这张老床的旁边,立着一个衣柜,衣柜上写了些字,十分飘逸,不过我当时并不在意,我靠近衣柜在当时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找零食吃,因为奶奶不论是买什么吃的还是放年货都喜欢把东西藏在这。

再往上走就是二楼,二楼通常情况下是没有人住的,我喜欢在上面探险,有一个房间放着一个木箱子,里面有很多的书,大多是爸爸和姑姑留下的,我细细地拂去灰尘,看着上面的字迹,感到一种平静。有时我还会翻出爸爸和姑姑年轻时的照片,我看到姑姑还烫着时尚的波浪头,发现他们还爱穿宽大的牛仔裤,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去了很多的地方游玩,透着照片,我好像触碰到了他们青春的身影,时光悄悄地为我逆流,在这个静谧的

## 早市一角

□ 王优

晨起,去菜市场买菜。

入口处,早已摆满了各种蔬菜水果。基本都是乡下来的,背篓,箩筐,挑子,挨挨挤挤。丝瓜,茄子,豇豆,掐口处还冒着汁液;藤藤菜,苕尖尖,绿叶上还沾满露水;李子上的白灰,桃子上的绒毛,梨子上刚刚揭去袋子的柔光。一句话,新鲜,诱人。看一眼,只觉得美,只觉得好,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想买。

其时才六点过,市场上早已熙熙攘攘。这些菜果农,怕是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了吧,拾掇拾掇,紧赶慢赶,喘着气流着汗来到市场,就想卖个鲜,就想早点收工。这不,太阳也急,早早爬上来,一来就金光万道。接连几天,天天三十五六度,谁不想在阴凉处待着呢。

一小男孩伏在摩托车后坐上,睡得正香。红花背心蓝拖鞋,莲藕似的腿与手臂,秀气的眉眼好看的五官,肉肉的小手拉着座椅下的铁架。一中年男子正忙着摆摊,眼睛不时瞅向男孩,口里唤着孩子的名字。孩子“嗯”一声,微微抬头,侧过脸,又沉沉睡去。

买了蔬菜水果,去迎宾小吃吃早餐。一家老店,就卖早餐,生意好时,买包子馒头的排队等。热腾腾的蒸笼端出来,一抢就没了,只好等下一屉。没有其他噱头,就老面馒头,手工包子,个头大,味道好,夫妻二人一做三十多年,天天两点半起床,和面炒馅,泡粉熬粥。丈夫负责做馒头包包子,老婆负责招待顾客,上饭上菜,二人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六十出头的老板一个人,纯手工,每天将一袋50斤的面粉,揉成馒头,包成包子,有时还不够卖,要揉一袋半面粉。

除了包子稀饭,有时也吃油茶。街角处,一间小小的铺子,里外两间。外间两列4桌,隔断后是操作间,刚好容两个人转身。是一家夫妻店,主营油茶,兼卖银耳汤,莲子羹,黑米粥。

“油茶。两碗。一大一小,小碗白油,不要葱,不要鸡精,不要花椒,少点馓子。”到窗口点餐,噼噼啪啪提出自己的要求。“好!”回答简洁明了。一分钟不到,两碗油茶调配好,大头菜,碎花生,油盐酱醋,佐料,调料,该放的一样不落,不要的一点没有。最后,铁夹子一伸,金黄喷香的馓子颤巍巍堆叠在油茶上面。“好了!”碗放窗台上,食客自己端。

空间我同年轻的他们一起度过了一场难忘

的时光。二楼客厅堆了一堆沙子,在特定的季节时,沙子旁边会堆很多的山茶籽,这时奶奶就要开始进行拨壳行动了,我和她一起,把一粒一粒的黑色茶籽粒拨出来,再放上一些时日,最后拉去榨成醇香的茶油。

再往上走,就是最高层,不过是开放的,没有全做顶,蔚蓝的天空和层层叠叠的田地尽收眼底,长在老房子旁边的樟树还要高过楼项向上生长。到了秋天,这里就会铺上一层金黄,稻子晒在这,好似离日光更近了一步,奶奶戴着草帽来回推着稻谷,晒上一些日头就可以搬进旁边的矮屋,用风车给稻谷做最后的清理。

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冬天的厨房,厨房不是连在一起的,它与老房隔了一条小巷子,用瓦做的顶,在冬天时,雨水通过瓦片流下来,一夜下来就能形成很多冰锥子,小时候像是不怕冷,一定要摘下来些玩耍,有时候放嘴巴里尝尝它有怎样的味道,有时候拿来在地上写字。到了夏天,厨房又是另一番景色,有时厨房外会长爬山虎,到了夏日的夜晚,这条小巷子还会有青蛙的叫声,偶尔还会出现萤火虫,热热闹闹的,一切季节的印记都有迹可寻。

还记得当时用的是灶台,用大锅炒菜,我总是帮忙烧柴火,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还能在灶台旁取暖,烧剩下的炭火还能装入铁盆端进房间用来赶走寒气。我们也在厨房这吃饭,与烧菜的地方隔着薄薄的墙壁,灯用的还是老式的灯泡,在晚上其实并不明亮,老实说,应该是昏暗。

时光悠悠,老房子不再是老房子,很多对老房子的记忆也慢慢地被掩盖遗忘,最终被搁置在了记忆的阁楼,但感受不会消失,某时某刻,我仿佛又回到了老房子。

靠近一场雨水

头顶上阳光热烈而奔放  
禾苗牵拉着耳朵艰难前行  
泥土张开嘴巴在喘息  
知了扯破嗓子  
抗议着阳光的肆虐

父亲戴着草帽,  
在田野中浇水  
草帽遮住了面庞  
却遮不住汗珠湿透的肩膀  
脊背闪烁着亮光与阳光呼应

风儿拽着乌云从天边赶来  
将太阳挤到身后,  
一场暴风雨即将降临  
禾苗挺直了腰杆  
迈向秋的征途

父亲弯着身躯  
走向金秋享受雨花  
洗净手上的泥巴  
让那颗焦躁的心  
迎接秋的凉爽

(白卫民)

野草萋

多似我儿时的乡下妹子  
玲珑的面颊  
浅缀星点雀斑  
打着绿伞  
捧起紫红色的陶罐  
伫立在夏日的坡前

你将缤纷的花叶举过头顶  
制造出水彩画境般的浪漫  
鼻尖上沁出的汗珠  
在如水的鸟鸣里,轻羽羽衣

釉彩圆润的身影  
内心充盈着热情  
远远望去,如浓缩的红红落日  
系于一根草茎  
夹在劳作的父母中间  
情语绵绵。歇凉在傍晚的草甸

(王维勤)

田丘

每一丘田土  
是一个个乡民的摇篮  
摇来稻麦的星光,棉花的云朵  
紫云英的锦缎……

一丘丘田土  
更是张张粗砺土宣纸折叠的村史  
写满村庄的苦难,奋斗  
与希望

从泛黄的纸张中  
我打捞出一张张泥塑般的脸庞  
落款的文字中  
泛着五谷的泪光

(谭喜爱)

工地

做好最后一道工序  
也顺手带走了一天的喧嚣

工地突然生动起来  
依然是粗茶淡饭  
依然吸着低劣的香烟  
依然三五成群  
聊着微信上乡家的信息

工地就是全部的生活  
直接铺个地卷儿  
便可以梦回家乡  
那传来一阵阵呼噜声  
是工地上最美妙的声音

(张宏宇)

砸核桃

傍晚  
母亲坐在桂花树下砸核桃  
羊角锤把核桃壳砸得坑坑洼洼  
也没能把核桃砸开

我好奇地接过那个锤子  
轻轻一击  
“嗖”的一声  
核桃飞向了天空  
我抬头一看  
只见一轮月亮静静挂在那里  
宛如核桃的外壳  
满是坑坑洼洼

(罗宗)

瓦屋情

一栋冬暖夏凉的老瓦屋  
土墙早已裂开了缝

低矮的屋檐下  
风声依旧,雨声依旧  
唯独再也听不到  
儿时的欢声笑语

远方归来的人  
默默踮脚门前的  
荒草和虫鸣  
在一株株绽放的野菊花前  
止不住忧伤

(郝小峰)